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 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

严 双 伍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出发,考察了国际关系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过程。认为国际关系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交往发展的水平决定着国际关系的丰富程度;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应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从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国际关系是一个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不是自古就已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sup>①</sup>从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演变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则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sup>②</sup>纵向发展制约和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与广度,而横向发展又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历史理论,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 一、国际关系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产物

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国际关系属于世界交往这一人类社会历史横向发展的范围。所谓国际关系,是指主权国家(以及国家的派生物如国家集团等)相互间的一切交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特有现象。

在古代,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国家间的交往也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主要表现为偶然而非必然的、单一而非多样的、间歇而非持续的、松散而非密切的和局部而非整体的等特征。这些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首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经济联系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的联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sup>③</sup>各国以农为本的经济活动,

使相互交往缺乏最基本的推动力。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往往导致政治上的闭关自守倾向。这就决定了国家间的交往处于一种十分低下和简单的水平。交往的内容除了少数商品往来之外,更主要的是战争,其表现为争城夺地、抢掠财富与人力以及征服与反征服等。这种暴力形式的交往有时虽来势凶猛,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农耕文明所固有的闭塞性。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在当时不可能出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全面的交往。其次,交通和通讯的极其困难决定了远距离的交往非常有限。中国自隋唐时期兴起的著名的丝绸之路,虽冲破了重重险阻,但在经历了一段兴盛之后便告衰落。明代郑和下西洋,一次航程竟用了一年时间,足以证明当时国家间联系的艰难程度。两河流域、埃及曾是古代交往频繁的地区,地域上虽跨三大洲,但实际空间仍十分有限。除此之外,当时这种路途漫长曲折的交往,又往往因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治乱兴衰的变化或时断时续,或烟消迹灭。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国家的概念同近代国家的概念是有本质差异的。古代国家不具有主权属性。在古希腊,国家的概念与城市的概念交融在一起,故有城邦国家之称。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对近代国家来说,对内,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对外,主权就是国家独立自主权。因此,严格地说,古代国家间的交往不属于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范畴。

15、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此期形成的海通大道,使新旧大陆、东西方之间的闭塞、隔离的状况发生了全面改观,世界各大洲之间以及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日趋活跃和频繁。这是世界交往史上的第一个大转折时期。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零散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起来的过程。过去由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变成了社会使用的生产资料。机器的发明代替了手工作坊。“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织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sup>④</sup>。生产工具的改变使千百人共同参与生产才能完成,生产本身由个人行动变成了社会行动。大工业的出现必然使商品生产越出国境,这种“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sup>⑤</sup>通过社会分工和国际交换,市场迅速越出狭隘地域范围,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乃至国际市场。此时,生产的原材料也开始从外地或外国购入,产品也销往外地、外国。“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sup>⑥</sup>反过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又大大推动和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交通、运输和通讯业蓬勃兴起。这一逻辑演变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sup>⑦</sup>到此时,世界开始了向整体世界的发展,一国的经济活动,开始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直接受到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经济活动的推动,成为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历经不息的源泉。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面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强大的力量,迅即冲垮了千百年农耕经济的基础,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人民开始走出封闭与狭隘的空间地域范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统一的国家政权,要求建立起以对内统治权和对外自主权为内容的主权原则的国家。资产阶级在战胜

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建立起了独立的主权国家。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正式确立了主权原则为国家立国的基本原则。主权国家取代了历史上延续许多世纪的王国，成为至高无上的、独立的、专权的行为者。随着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社会的开始形成，世界横向发展的倾向日益加强。各国政府在发展其对外关系时，往往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暴力的与非暴力的、公开的与秘密的等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随之形成。

## 二、世界交往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际关系的丰富程度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世界历史终于完成了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变。整个世界形成了统一的帝国主义体系，各民族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帝国主义这个总链条上的一个链环。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被卷入了商品交换，但基本上尚未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以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飞跃发展插上了新的翅膀。随着钢铁、机械、化工对原料、燃料的巨大需求，广大亚非拉国家才急剧地卷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体系中来。由此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即工业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这一经济上的分工反映在政治上，世界呈现出了少数剥削国家与广大被剥削国家两大分野的基本态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把市场拓展到了全球范围，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经济整体的出现，使任何地区、国别的经济活动，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一情形表明，帝国主义已经“把世界一切国家牢牢地结成一个体系……。”<sup>⑧</sup>

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它既是世界整体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和加强了世界整体向更深层次的发展。世界大战，以其特有的巨大的冲击力和震荡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结构。现代战争的胜负，归根结蒂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实力。为了赢得战争，交战各方总是千方百计调动一切力量投入作战。这样一种全新的世界大战进程，实际上就是世界全方位加强联系、进行合作的过程。这一特点，在二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战后，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和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世界各国之间更出现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世界交往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阶段。

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出现的国际关系，到这一时期，随着世界交往的大发展，其内容日益丰富，其层面日益增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参与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越来越多。表现之一是主权国家不断增多。20世纪初，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资本主义列强诸国。一战后欧洲三大帝国的崩溃，诞生了一系列新生的民族国家。特别是二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的彻底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她们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关系的大舞台上，普遍意义的国际社会终于形成。一战后的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最多时达63个。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最初的会员国仅51个国家，到今天已拥有160多个成员国。表现之二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日趋增多。特别是二战后，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更是

大量涌现。据估计,目前世界性的、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已达到1万多个。这些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程度不同地扮演了国际行为者的角色。当前,国际组织的作用正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尽管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基本的行为角色,但国家间关系的调节已愈来愈依赖于国际组织的调节,乃至出现了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现象。

第二,国际关系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在当代世界,国际交往已经从过去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交往,发展到几乎囊括一切领域、一切行业的深层次的交往。在政治上,各国领导人会晤频繁,出现了多级别的定期磋商制度、电话热线,建立了双边、多边的伙伴关系;经济上协调政策、联合干预、谋求共同发展,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展开全面广泛的合作;军事上,国家集团制定统一战略,组建联合军团,实施联合演习甚至联合作战;科技上,各国相互交流,共同参与尖端领域的开发和研究,如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它导致不同国家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在各自的实验室里为同一项目而工作。

第三,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大循环格局。在资本的流向上,发达国家既是投资国,又是投资接受国。以美国为例,1989年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为3734亿多美元,而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则达4008亿多美元<sup>①</sup>。发展中国家过去只是单纯吸收外资,但现在也开始向国外投资;在生产领域里,各国相互在对方开设工厂和分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更是在多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如德国的西门子公司,设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达130多家,生产25万多种不同产品;在商品流通方面,世界贸易总额不断翻番,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大型商社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分店、连锁店,每个国家每天都在销售大量的各类外国商品。

第四,国际关系的全球性越来越突出。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使人类的每一个角落的交往都变得极为便捷。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在瞬息之间就能传遍全球。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迅即使整个西方经济陷入一片混乱,酿成长时期的衰退,从而结束了战后差不多20年的“黄金时代”。1987年11月18日纽约股票的暴跌,第二天即形成世界性的股票下跌狂潮,股票市场无一能够幸免。世界整体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事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开始面临日益增多的全球共同问题,如南北问题、能源问题、国际货币市场稳定问题、国际债务问题、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生态平衡问题、气候控制问题、和平利用宇宙空间问题、国际贸易的保障问题、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问题、疾病传播问题、毒品走私问题、恐怖活动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防止核扩散问题、核战争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 三、从整体上把握当代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仍存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所涉及的内容五光十色,包罗万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科学驾驭国际关系的研究,是学术界应当正视的问题。

首先,国际关系是一个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世界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整体性。国际关系理论源于国际实践活动,整体世界的发展变化制约、规定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存

在与发展。任何国际现象、国际事件都是世界整体统一联系之中的一个部分或环节，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当代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它日益转化为整体和组成部分的关系，日益成为有机体和它的器官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整体决定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sup>⑧</sup>。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一个有机的立体网状结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相互交叉缠绕，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分析和考察一切问题，必须从国际关系的整体出发，坚持全面的、系统的、历史的、运动的综合方法。

其次，国际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有机体。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村落”。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国际社会相互了解、相互联系的距离。广泛的政治对话，普遍的经贸往来，川流不息的旅游观光，以及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卫生、宗教、艺术、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等无所不包的交流与合作，使任何一国再也无法脱离世界，脱离国际社会。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中。众所周知，任何分工都会造成参与分工的各个体的某种依赖。在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今天，每个参与分工的国家不仅要遵守本国的规则，而且要遵守别国的规则；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别国的需要；不仅要协调本国相关者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别国相关者的利益。国际分工使得任何一国的生产、甚至生存本身也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别国的生产，使得任何一国生产的发展有赖于别国生产的发展<sup>⑨</sup>。建立在广泛国际分工基础上的生产的国际化，为不同国家建立了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这些利益恰恰是各国相互依存的物质基础。在国际政治关系中，世界各国不管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它具体国情差异如何，都面临着如何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问题，而本国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的发展。在人类的历史上，那种只需考虑本国利益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任何国家在考虑本国利益时必须同时考虑世界的共同利益。要实现本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特别是在涉及到众多的全球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此外，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也不能截然分开，当代世界经济关系政治化、政治关系经济化的趋势亦在不断加强。

国际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但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大小强弱的不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和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国家和广大不发达国家之间，虽然以殖民统治为特征的依附型关系已经崩溃，但是通过政治、经济强制力所构成的形形色色的依附关系仍大量存在。特别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存在，客观上为发达国家推行霸权政治以及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进行不等价交换提供了条件。这些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的1/4，收入却占全世界的4/5。它们利用不发达国家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在提供贷款或投资时，往往附加种种不合理甚至十分苛刻的条件。广大发展中国家经常遭受发达国家强权政治以及利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冲击和损害，成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对象。更有某些发达国家，借“国际合作”之名而行控制、剥削之实。国际社会公正的相互依存关系应建立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的基础上。”<sup>⑩</sup>目前这种不平等的依存关系，应当而且必须予以改变。

最后，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具有普遍性的矛盾是冲突与合作。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国家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是调节

与它国的关系,以争取实现本国的最大的利益。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管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都包含在冲突与合作这两个概念之中。战争与和平是冲突与合作这一矛盾结果的延伸。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战争总是连绵不断。在本世纪,不仅上半叶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战后50年来,各类局部战争也达到200多次。暴力一直是国家之间矛盾解决的终极手段,社会的进步一直以千百万人头落地为代价。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应当承认,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战争,对人类社会均具有破坏性。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无法想象一场世界大战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灾难性的后果。二战后,人们痛定思痛,国际社会终于开始对战争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战后50年,局部战争虽不断发生,激烈的军备竞赛也曾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制约战争、尤其是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也在增长,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两大主旋律。从世界范围来说,国际合作的发展深入、共同利益的日益增多,使国际纠纷、国际矛盾的解决手段开始由对抗向协商协调、由暴力向和平方向逐步过渡。国际法的某种规范作用以及众多国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运作,为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纠纷、矛盾的解决提供了选择和平方式的可能。在近代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正在逐渐形成过程中,尽管困难重重,进展缓慢。

在国家间的关系中,冲突同合作比较起来,具有更普遍的性质。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差异性的普遍存在。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独立存在的实体,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可能完全相同,各国的国家利益永远也不会完全一致。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际社会秩序所存在的矛盾。国家间矛盾的普遍存在,不论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并不意味着都必然转化为国际冲突或战争。矛盾向何方向发展,要视制约矛盾发展变化的诸因素的作用结果。冲突与合作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冲突面愈大,合作面愈小,甚至不合作;合作范围愈广,合作程度愈深,虽不可能消除所有矛盾,但它极大地制约着矛盾向对抗性方向的发展。

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现存国际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如何缓和、调解冲突,如何避免导致冲突的矛盾的激化与扩大;研究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及对违反准则进行制约的机制,以争取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

#### 注 释:

- ①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 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32、254、133、254--255页。
- ⑧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4页。
- ⑨ 沈冀如:《欧洲共同体与世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204页。
- ⑩ 李植桐:《整体发展与20世纪世界史》,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 ⑪ 参见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31页。
- ⑫ [德]维利·勃兰特:《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1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